

行走者

# 留住乡愁

柳华东

五月,纷纷扬扬的细雨中,踏在杜家庄卵石铺就的小街上,周遭显得格外诗意盎然。

远处,山崖下,一堵矮墙横亘。矮墙南边头上则是一座小瓦披顶、略略高点的门楼矗立。斑驳乌黑的门框、门扇,显示着岁月沧桑。惹眼的倒是门上的一副对联,红彤彤的颜色格外喜庆,两侧屋檐下是两盏纸糊的红灯笼。门楼一侧是十几棵翠竹,门前几步远,一株一抱多粗的梧桐兀自站立,梧桐花儿刚刚脱落,巴掌大的叶子正伸展着……这应该是典型的胶东村居小景了。然而,正是这样的一景,让人留连忘返。

同行的一位诗人揉着眼睛,动情地说:满满的家的味道,满满的诗的滋味!

且不说刚一进村,那村口迎面而来的百年银杏,踏进小村的任何一条街道,都会发现雅致的乡村文化小景。

一堵石墙上,嵌着一块“杜家大门里”的解说牌,诉说着这个四合院里的温馨与繁华。九户人家共用一个大门,关门,外是喧闹的大街,内是幽静的门里。四进院落、五条过道,连通着九户人家。朴实的共居环境、和睦的邻里关系,诉说着这里曾经的乡风民情,让人感叹,让人憧憬。

“杜家大门里”东侧,靠街的一户民居院墙外,一株凌霄冲天而起,在一根钢管的支撑下,居然高过了高高的院墙。其根部扭曲缠绕,粗如小桶,树皮斑驳皴裂。它顺着钢管扶摇而上,足有两人高,藤蔓则四下飘摇。过段时间,等凌霄花儿绽开,那一定艳丽极了。

村落南侧,溪边的小街道上,两株一抱粗的古槐站在街北沿的高台上斜身向南,像是要抚慰过路行人,苍翠的枝叶旁逸斜出,茂盛无比。尤其西侧的一株,横着向南伸展着腰肢,犹如一道过街大门横亘街头,格外壮观。

与古槐相映成趣的是街两边的旧居。门楣开裂,粉墙上白灰脱落,草泥裸露,即使是白色粉墙,也早已烟熏火烤一般,失去了本来的颜色,倒是还能依稀辨认出曾经的标语。岁月沧桑,都在这斑驳的字里行间沉淀下来。

靠街的南厢有门楼过道,街门两侧有嵌在墙里的石龕,那是放置灯火照明的地方。外墙上则设有拴马石。一切都显示着民居最初主人的富足与安逸。

民俗馆是灰色调的小瓦青砖风格,古色古香;街边的照壁,一侧以小瓦交叠构成镂空的结构,敦实中透着灵动,古板中生出活泼;一溜的石磨盘,镌刻着“记住乡愁,留住乡情”八个大字。临街一角的艺术展室里,我窥见了村民们灵动高雅的一面。村民们亲手制作的木雕,取自山间的树根枯木,因势象形,于朴拙中雕出了神韵,让人不由得刮目相看。

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与归宿,留住乡愁,是杜家庄村落文化的主题,更是城市化进程中值得后人们追寻的一种文化认同,因为村落是城市曾经的来路,留住乡愁,便留住了我们古老文化的根脉。

# 再见！店西庄

王道芸

谁都有故乡,虽然在外很少回去,但老家安在,心里踏实。而故乡一旦拆迁,就意味着老家不复存在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,故乡,会因村南那条大河而迁走他乡。不久以后,我们的村子将了无痕迹。斗转星移,若干年后,历史的风尘将掩埋村里所有的故事传说,“店西庄”这个村名将悄无声息地淹没在时间里。

站在故乡的废墟上,望着眼前的残垣断壁,心中五味杂陈,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。想想几年后,我可能会带着孙辈站在偌大的水库边上,指着那片汪洋说:“那里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!在这片被水淹没的地方,曾是我 and 亲人们快乐生活的家园。”

当初,我背起行囊,从村东头那棵老卫矛树下起步,满怀憧憬地奔向陌生的城市,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后来才发现,不管自己行走多远,最终都会在情感上找寻原乡。故乡,是我的精神领地。

38年前,我在店西庄出生、长大,小村庄带给我无穷的欢乐和美好记忆。我眷恋村子里的大街小巷,眷恋每一棵树,眷恋那些热心肠的乡亲,眷恋炊烟四起,眷恋那些成群的牛、羊、鸡、鸭、猪、狗,眷恋黄昏时刻母亲催儿回家的声声呼唤。

村南那条大河,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清洋河。它是我们村风景最美的地方。波浪翻滚的清洋河,装满了我与它的故事。河水清澈,水中鱼虾成群,岸边还能挖到沙蛤,大河两岸是茂密的树林,以杨树为主。树林里有百鸟歌唱,更有许多的野菜和蘑菇,放学后我们常去采摘。有时,我们会奔上那片细密的沙滩,在松软软的沙子上翻跟头、打旁立,玩累了,我们就坐在沙滩上,呆呆地看着夕阳下那波光粼粼的河水。偶然间,我们会被一束宝石般的光柱闪一下眼睛,慌不迭地前去探究,原来是沙粒发出的光。伙伴们七嘴八舌,都说这里面一定有金子。后来,听说大河里的沙还真就炼出了真金。

三伏天上课时我们老爱打瞌睡,老师会果断地拉上我们直奔那片小树林,在那里和着百鸟的歌声,我们纵情地朗诵课文。树林里空气好,又特别凉快,我们的身心都融入到大自然中了……

店西庄即将消失,我家那用碎石和土坯垒就的老房子也会荡然无存,童年的一切,将永远地定格在我脑海里。

再见,店西庄! 再见,故乡!

流年记

# 回首青春

陈颖

以前,我们多年轻啊,风吹过来,飘起发梢,也飘起桃李年华里的清脆乐章。

四个20岁左右的姑娘,下班后无事,就想着法子消磨时光。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没有手机,宿舍里也没有电视,只有一盏白炽灯悬挂在屋顶,洒下白里透黄的光,照在我们青春的脸上。不知谁提议,我们唱歌吧。全体响应,虽然没有吉他,也没有任何乐器。

红妮和美丽唱了什么歌,我也一首也记不清了。轮到建霞,我在心里替她捏把汗,要知道,来自乳山老家的建霞,说起话来有浓浓的家乡口音。不曾想,一首《我祈祷》唱下来,我们都夸她的歌声可以与原唱相媲美。

轮到我,傻眼了,坐在平整的小床上,一个劲地摆手,五音不全的我,张嘴就走调。“建霞替我唱一首吧?你唱得那么好听。”有求必应的建霞不推辞,也没人反对,于是一首《一剪梅》又飘扬在宿舍里,三位听者如痴如醉。四个姑娘唱着说着笑着,窗外的夜便深了。

一晃眼,30余年匆匆而过,从分别到再相聚,岁月将青丝挑染出缕缕白发。今年初春,四个人相约渔人码头。柳树刚刚吐露新芽,用青绿的基调描绘春天的初始色彩,春风拂过依依垂柳,也拂过我们的笑脸。四个人悠闲地走在海边木质长廊上,大海风平浪静,海面上渔船点点,静谧安详。

站在海边的礁石上,海风环抱,海浪孩童一样调皮地涌向海滩,涌进我们的镜头,和我们一起印证着欢愉的时刻。拾起被海水磨去棱角的扇贝壳,再觅两块尚未成型的鹅卵石,放进背包,把大海的气息放进去。有了大海的气息相伴,日子就有无边无际的喜出望外。

一起踏着木质梯台拾级而上,俯首望着悬崖之下的海。大海静谧且深邃,像一位睿智宽厚的长者。海角公园适合欢聚,四人围坐木凳上,水果、坚果散放木桌上,一边吃一边聊天,一边吹海风。孩子气的美丽把我们召唤到一个卖糖球的摊前,橘黄色的橘子瓣、浅黄色的香蕉段,最诱人的还是红红的山楂糖球。

四个人手里举着糖球,嘻嘻哈哈地回到沙滩上,这一刻恍若时光倒流——微风吹动长发,我们手里捧着饭盒,从食堂横穿过马路,经过“家储春夏秋冬酒,醉倒东南西北翁”的桥头酒家,拐进厂区,走进宿舍。耳边,建霞又哼起熟悉的歌“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,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……”

回首,青春的影子未曾走远;回首,心境依然是纯真。

诗歌港

# 赶集

林海

赶集喽  
一声喊  
震落了漫天星盏  
太阳还未出山  
鸡鸭鱼菜早把大街塞满

往昔  
农家女一步三摇挑来大海  
一头挑着活蹦海鲜  
一头挑着学童未来  
满筐的鱼虾银鳞闪  
如今  
农家汉开着汽车摆摊  
石榴咧嘴喊  
苹果探笑脸

休班女孩哼着“斯卡布罗集市”  
誓为恋人赚件“白亚麻衫”  
叫卖声此起彼伏  
男女老少坐着把幸福追赶

八旬姐妹融进赶集人潮  
收获着方便与新鲜  
退休夫妻拉着小车走近地摊  
二维码记录下你情我愿

潮动的集市  
岸边的地摊  
月月“三六九”的集市哟  
托举着多少人家的饭碗  
燃烧千年的烟火气  
烘热了多少百姓的心田

# 麦子熟了

彭贤春

热风浮动  
我听见麦芒尖锐的叫声  
气息成熟,像乡下妹子  
敲打的镰刀,明晃晃  
在铁货铺子里蠢蠢欲动

是的,那镰刀  
曾在青石板上反复打磨  
如一弯新月  
悬挂在父亲的木窗棂

黑老鸹一遍遍鸣叫  
我揉着惺忪睡眼  
而启明星还在西南  
露水湿衣,我挥着镰刀  
却分不清,厚厚的麦垄

# 看流水

赖玉华

黄昏,坐在岸边  
看流水,看落日  
欣赏溜公桥上的风景  
用一些修辞,与时间  
攀谈

淡黄的光线牵着河水  
一群白鹭在远处嬉水  
漾出的漩涡,泊在  
节节拔高葱茏的日子

对视骚动很久的灵魂  
探听远去的流水  
清洋河上水花翻滚  
吟诵浸满长河的历史